

【社会学研究】

论罗马俱乐部和法兰克福学派对知性文化的批判

李无苑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关键词】知性文化;罗马俱乐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

【摘要】对于知性文化危机的社会表现即其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代表流派,一个是罗马俱乐部,另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着重分析了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种种危机,提出了零增长、有组织增长等新的发展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着重分析了知性文化在与自然对立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近乎必然的不良后果。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5)06-0051-04

对于知性文化危机的社会表现即其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代表流派,一个是罗马俱乐部,另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它们都属于非纯粹哲学流派。罗马俱乐部的社会学批判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学;其中不乏哲学的思考;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哲学,是哲学和社会学的一种交叉研究。也就是说,罗马俱乐部的社会学批判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研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更接近于哲学研究。

一、罗马俱乐部的社会学批判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关心人类困境及前途的业余组织,他们从人类整体和全球系统的角度考察知性文明所面临的困境。认为,人类注意力必须从地区转向全球、从眼前转向未来,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息息相关的全球系统,把现在和未来看成一个相

互作用的整体。

《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它以结论悲观而著名。该报告从以知性文化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增长模式为出发点,考察了粮食、资源(主要是能源)和环境对全球系统增长的限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同时,他们指出,为了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以支撑遥远的未来,必须改变传统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建立一种全球均衡状态。全球均衡状态不提倡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在保证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这一价值前提下,对人类未来发展提出以下的

【收稿日期】2005-09-09

【作者简介】李无苑(1971-),男,辽宁昌图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研究。

最低要求：“1. 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2. 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3. 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价值一致。随着技术进步创造新的选择自由，它们可以深思熟虑地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调整。”〔2〕该报告提倡的以全球均衡状态为目标的零增长模式震动了西方乃至全球，并产生了很大的争论。零增长模式与传统工业化模式针锋相对，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有些过于极端和理想化。

《人类处在转折点》是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二份报告，该报告同样从以知性文化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增长模式出发，考察了全球异质多层次系统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该报告认为，第一份报告之所以得出零增长的悲观结论，是因为第一份报告把增长仅仅理解为无变异的增长，并且采用了未考虑全球各地区之间差异的较简单的分析模式。该报告认为，除了无变异的增长，还存在有组织的增长。在无变异的增长中，只有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没有功能的分化和结构的调整。而在有组织的增长中，不但有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还有功能的分化和结构的调整，而且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该报告进而提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的错误不在于增长，而在于盲目地无节制、无变异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增长模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就是从无变异的增长走向有组织的增长。该报告认为，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的各种危机，包括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等等，“将检验人类的能力，成为促进人类转变战略的催化剂”〔3〕。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将在从现在的无差异和不平

衡增长向有组织增长的转变中得到新生。世界的这种转变将给人类带来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的开始”〔4〕。该报告提倡的以自主和合作为特点的有组织增长模式，较第一份报告提倡的零增长模式要乐观和积极一些。有组织增长模式着重强调了人类社会内部机制的自控和协调的重要性，把征服的战略转变为自主战略。

《未来的一百年》的作者是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和总裁奥雷利奥·佩西。该报告回顾了人类自产生以来的兴衰史，肯定了知性文明的巨大成就，着重指出了当今世界的衰退并发症，探讨了克服知性文明引发的种种危机而走向复兴的道路。佩西指出，尽管知性文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知性文明的负效果也同时更加显著，当今世界出现了衰退并发症，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都相互影响。佩西认为，我们衰落的根源不在我们之外，我们在征服地球之后，已进行了对宇宙的征服，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去管理自己这个地球。这些不平衡和矛盾与我们深深地连结在一起，人类权力越大，骄傲越甚，我们的衰退可能就越为痛苦。他指出，“如果人类困境从开始到最终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么由此类推，应由我们自己去恢复它内在的平衡，以求取为宇宙这个小小的一角带来富有成果的协调”〔5〕。佩西认为，如果我们要摆脱衰退，实现人类的伟大复兴，以下三点是迫切需要的：1. 实施全球性的政策和战略；2. 把世界引入可治理的状况；3. 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自己。佩西在报告中反复强调了人类自主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知性文明的重要缺陷在于过于重视征服世界而忽视管理人类自己。人类自主发展就是要有计划、有意识地控制人类自身的行动，把对人的管

理和对世界的治理统一起来,自主地选择和创造未来。

上述三份报告,在理论上呈现出不断深化、全面的走势。罗马俱乐部对知性文明的批判基本是社会学的,即以《未来的一百年》为例,在列举知性文明的负作用时涉及到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爆炸、缺乏计划和规划、生物界受到劫掠和退化、世界经济危机、军备竞赛、人的被忽视和社会邪恶、技术科学发展的无政府状态、陈旧的制度、东西方对抗和南北分歧、缺乏道德和政治上的领导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危机,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增长模式,实际是要建立集约型社会;这个学派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关注、对于人类自主发展的强调,采用的都是社会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许多主张富有启示意义。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专门从事社会批判的学术团体,社会批判理论是他们提出的多种理论观点的统称。社会批判理论既有对社会整体的宏观考察,又有对个体生存的微观解剖,其核心是对知性文化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之作。书中所说的启蒙,并不是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那种旨在把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和征服自然的更原始的知性启蒙运动。启蒙的辩证法就是指启蒙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解放的反面。启蒙固然带来了人从自然奴役中的解放,但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引起劳动与享受的分裂、人对人的奴役及人对自身的奴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从一开始就包含了

新的奴役,而这种启蒙辩证法的不良后果,在启蒙的历史发展中日益显著起来。人同自然的分裂及人对自然的征服付出了沉重代价,那就是人类内部的分裂和征服,甚至包括人性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和征服,极权主义、文化工业等就是这种启蒙辩证法的集中表现。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代表人物,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依据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对知性文明的成果及其缺憾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他指出,知性文明的维持是以人的爱欲被控制、被压抑为代价的,被控制的爱欲被局限于指定的时空,被压抑的爱欲被转化为枯燥劳动的精力。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进步将消除基本物质匮乏,此时如果继续知性文明的老路,只能产生多余的压抑和虚假的需要。知性文明的成果提供了重新解放爱欲的可能性,发达社会应当实行由压抑性秩序到非压抑性秩序的转向。在后来的《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研究了知性文明的意识形态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知性文明中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技术(包括理性化管理)披着中性的外衣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异己都湮没其中,“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9〕。实证性思维挫败了否定性思维,人们被既定秩序所同化,失去批判现实的能力,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知性文明已经成为铁牢笼,甚至各种反抗都成了认同现存秩序的一部分,他在绝望之中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些被排挤到现存秩序边缘的人们及他们那不抱任何幻想的大拒绝之上。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以“交往”概念为核心,渗透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是当代重建社科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尝试。

哈贝马斯认为,知性文明的危机集中

表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概念借用于胡塞尔,在胡塞尔那里获得了中心的意义。生活世界是指“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7〕,它不同于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科学世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最终也未能摆脱现象学的框架。他认为,生活世界就是前科学的人们本真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这种世界在各种文化因素渗入之后就丧失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是非现实的。而哈贝马斯所讲的生活世界,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已经渗入了各种文化因素,当然也包括科学。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那里是指以语言、符号为整合媒介的日常生活领域。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语言在人们交往中的作用,提出了在理想交往中对语言的要求。他认为,人们的主体间世界是通过语言组建起来的,而人们之所以能够共同拥有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也正是由于人们之间语言性的交往活动,在人们的这种交往活动中,主体间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被组建起来,这时才可以说,人们真正地生活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上。他还认为,在交往中只有使用合理的语言,客观世界才能得到认知,主观世界才能得到表达,主体间世界才能得到组建,人的需要才能被译解。与生活世界对应的概念是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二者分别以金钱和权力为整合媒介。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们的职能分别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在劳动中人与人的矛盾,即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

哈贝马斯把知性文明的种种矛盾归因于理性化的生活世界使子系统的发生和成长成为可能,而子系统的独立不可避免地以破坏性方式反作用于生活世界。金钱和

权力的因素渗入生活世界中,造成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殖民导致以语言、符号为整合媒介的生活世界陷入危机,因为系统整合方式侵入了它所不能替代的领域。哈贝马斯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使生活世界非殖民化,重振生活世界中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日常交往的生机,进而从底层激活、重构系统的僵化结构,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自始至终带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充满人文关怀。这个学派的社会批判从人的启蒙切入,而启蒙本身就是以人的解放为宗旨。马尔库塞的著作都是从人的生存状况方面展开论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哈贝马斯所关注的是人际的交往,以及语言的合理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以人为中心展开,从多个侧面揭示出知性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同时又对人的解放提出各种设想。法兰克福学派和罗马俱乐部虽然都把社会批判的矛头指向知性文明,但法兰克福学派把聚焦点锁定在人的异化和解放上,而不是像罗马俱乐部那样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对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具有更鲜明的人文关怀。社会批判而又富有哲学思辨色彩,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特点,从而和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的罗马俱乐部呈现出不同的学派风格。

〔参考文献〕

- 〔1〕〔2〕L·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20,200.〔3〕〔4〕米萨诺维克·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14,14.〔5〕佩西.未来的一百年〔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105.〔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7.〔7〕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8.

【责任编辑:无 寒】